

新战争与和平

第六部



李尔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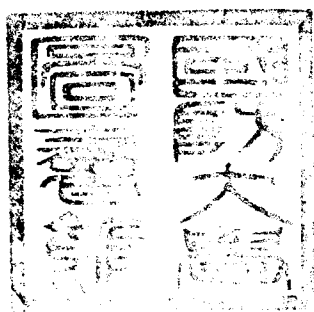
武汉出版社



2 033 8059 0

新战争与和平

李尔重 著



新战争与和平（第六部）

李尔重 著

武汉出版社出版

（武汉市江岸区黄浦路248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晋县周家庄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 × 1168毫米 1 / 32 29.625印张 2 插页 字数：610 千字

1991年8月第1版

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20000

定价：11.85 元

ISBN 7—5430—0610—3 / I · 74

目 录

战略展开

一	挺进冀南.....	(1)
二	拆枪摘心.....	(30)
三	人和为山.....	(54)
四	自作自受.....	(67)
五	众志成城.....	(91)
六	为国除奸.....	(99)
七	难耐煎熬.....	(123)
八	慷慨宣誓.....	(157)
九	心向延安.....	(200)
十	威镇九霄.....	(223)
十一	你我无恨.....	(250)
十二	学而无厌.....	(286)
十三	关公转世.....	(302)

十四	一门忠义.....	(342)
十五	延安来人.....	(363)
十六	死而不亡.....	(375)
十七	不可思议.....	(411)
十八	河北主席.....	(459)
十九	我投八路.....	(527)
廿	望乡台上.....	(566)
廿一	贺龙来了.....	(576)
廿二	吉田失色.....	(587)

相持阶段

一	跨海运药.....	(672)
二	日军哭了.....	(702)
三	含笑死去.....	(740)
四	多田念佛.....	(801)
五	总结经验.....	(872)
六	进军华中.....	(886)
七	纵横江北.....	(914)

战 略 展 开

〈一〉挺进冀南

太原、石家庄、德州、泰安相继失守了；南京、徐州相继失守了。东线的国民党军向西溃退，北线的国民党军向南溃退。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江苏等省的国民党的专员县长、显宦富豪们，绝大多数都逃走了。敌人占领了交通干线和干线上的重要据点；对于广大沦陷区的一般村镇，由于缺乏兵力，一时还来不及占领。

敌人的后方，出现了广大的真空地带。

在这个地区里，零碎的抗日武装，土匪队伍，敌人制造的汉奸队伍，群众自发组织的或以地主为核心的联庄会、红枪会、白吉会、六离会、二坎会等等，像雨后的蘑菇，一下子都冒出来了。“司令如毛，主任如草，大师父二师父到处跑，老百姓只叫怎么好！”

根据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，八路军、新四军在华北、大江南北的敌人后方，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游击战争，大力开创敌后根据地。

在山西，以五台山为中心，初步奠定了晋察冀、晋西北、太行、大岳根据地。在河北，山东苏皖一带，根据地也正在开辟。

1937年12月，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，一二九师从三八五旅的七六九团抽出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关枪连，从三八六旅抽出一个骑兵连，组成了东进纵队。司令员陈再道，政委李菁玉，率领这支部队挺进到冀南平原。

1938年1月15日，部队跨过平汉路，驻进了隆平县的魏家庄。陈再道和李菁玉召集纵队的领导干部研究继续前进的方案。

陈再道按照红军的习惯，一张嘴就把心里想的事提出来了。

“菁玉！我没到过冀南，两眼乌黑。你是这里的地老鼠，你说说，下一步咱们该先到哪里落脚？”

李菁玉是晋冀豫省委书记，家就在冀南；1935年领导过冀南农民起义，长期在这一带做地下工作。他为人勇敢，感情充沛，说话容易冲动，人说他天生一张簸箕嘴，出口就淌黄河水。

“司令员！你可莫夸我，地老鼠也怕菜物蛇。嘿嘿！你知道什么叫菜物蛇么？就是常见的红脑瓜的长虫，在青草丛钻来钻去，很能抓老鼠……”

李菁玉的劲头来了，熟悉他性格的人在旁边小声议论了：

“看吧！野马脱缰，天南地北，不知啥时候才唱到书归正传呢！”李菁玉大概听到了这些话，把大眼睛一翻，鼻子一耸，就批了一句：

“树打根上找，水向源处求……”

他正要继续往下说，警卫员领着一个人，忽地扑了进来。

屋里的人们发愣，李菁玉的嘴巴也一时合不拢。陈再道颇认为警卫员办事荒唐。

“怎么搞的，慢着点嘛！乱弹琴！”

“司令员！不是……”警卫员想辩白。

那个穿着褴褛、满身灰尘的人，一手抓下头上的白毛巾，顺势擦了脸上的汗，另一只手一下子抓住了李菁玉。

“嘿呀！可找着你们了，谢天谢地！”

“义头！你这是怎么着啦？拉稀放屁，尿尿一齐来，你喘口气再说个白菜炖豆腐哇！”李菁玉认出了这个人是南官县岳庄村长共产党员贾忠义，他们不知多少次在一个炕上睡一个被窝了。

陈再道也劝贾忠义先喝水休息一下，可是劝不住他。他把棉袄的内襟的里子布撕开了，取出来一封信，递给了李菁玉。

“菁玉！下边急得嗷嗷叫呀！现在简直是阎王出巡，小鬼闹判。这个司令要白面，那个主任要肥猪，黄鼠狼满地走，喝五吆六，吹胡子瞪眼睛，乱成一锅粥啦！老百姓拜菩萨求土地，等着咱们这正头香主早点来哩！”

“这不是来了么？”李菁玉说。

“来了好！好！”贾忠义擦掉了激出来的眼泪，心气平了，

望着陈再道、李菁玉亲切地问道：“这就到咱们家那里去吧？大红枣，大倭瓜，都给咱们队伍留着呢！”

“别光说大红枣、大倭瓜，你也说说那里的‘司令’、‘主任’挂出多少牌子了！我们也好有个准备呀！”李菁玉说。

“这可不是一句话能说完了！”贾忠义说。

“捡大个的说！”陈再道说。

“大的？有！南宫有个李耀庭、高大奎拉起了六离会，打着守土保家的旗号，说是有几万人；巨鹿有个刘磨头、王子耀，都是土匪出身，打起‘抗日义勇军’的旗号，已经拉了六、七千人；巨鹿保安团长王文珍有一千多人，人虽不多，但枪好，老兵多。菁玉你知道，1935年成批杀咱们同志的就是他。刘磨头想吃掉他，吃不动；他也想吃掉刘磨头，也咬不动，巨鹿这块地上出了两个王。冀县、枣强那边还有赵云祥、葛二秃子（大号叫葛桂斋）、杨玉昆（外号叫冷面菩萨）……多着呢！等到了咱们那里再细细跟你们摆。”

陈再道、李菁玉很想再听下去。他们还想问冀南党组织的情况，群众的情况，正要提问，一个侦察参谋回来了。小伙子拍了拍身上的土，不等司令员问，便急急地说：

“报告司令员！已经打起来了！”

“谁跟谁打？在哪里打？”陈再道问。

“刘磨头跟王文珍，在巨鹿打起来了。”参谋说。

“是，有那么回事！”贾忠义插了一嘴：“已经打了好几天了。”

巨鹿南宫是冀南地区的门户，要在冀南开展工作，必须占有这两个县。这是李菁玉完全了解的，也是陈再道来冀南

之前上级指示了的。陈再道望了望李菁玉说道：

“看来，我们不能在这里呆了！”

“是的！一正压百邪。正佛不出世，妖魔是平不了的！”李菁玉说。

“菁玉！哪边也不是好东西，哪边咱们也不能帮！”贾忠义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贾同志！咱们自有处理这些人的政策，菁玉同志会给传达的。”

第二天，部队便驻进了邢家湾。这个村子离刘磨头和王文珍交火的地点较近，指挥部派人给交战双方送去了信。劝他们以抗日大局为重，团结起来，一致对敌。

前脚走了送信的人，后脚闯来了一群老百姓。他们大声喊叫着：“这里有个李菁玉么？”

李菁玉在冀南地下党工作多年，在这一带很有点名气，地下党员和他常去的一些村里老百姓都认识他；不认识他的人，也都听熟了“李菁玉”这个名字。老百姓早就听说李菁玉去山西向共产党搬兵了，都盼着有一天“咱们的大队伍到了，就有好日子过了”。

邢家湾北面六里的地方，有个刘家庄。这个庄有七十多户人家，村外绿树成荫，村里房舍整齐，算是方圆几十里内的富裕村庄。这样的村子，当然逃不过刘磨头、王文珍的眼。头一天，王文珍才要走了五头肥猪，一车白面；第二天，刘磨头的人就来要十头肥猪、一百只鸡，两车白面。村长叫了一声“难”，刘磨头的人便像疯狗似地闯到各家各户，见鸡就

抓，见猪就拉，见值钱的东西就拿，见年轻妇女就扒，一下子把个村子搅了个鸡飞狗跳墙。

刘家庄的村长和几个百姓来到邢家湾，要找李菁玉这位大救星。李菁玉站到了他们面前，睁大了眼睛，并不认识。

“你们找李菁玉干什么？”李菁玉问：“认识他么？”

“不认识。我们知道他是共产党，找他给百姓做主！”刘家庄的村长说。

“我们都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替天行道的，找到了他，才能找个清静。不然的话，像现在这三里一霸十里一王的局面，你来我去，打老百姓身上榨油，还能过么？眼下，我们庄上正乱着呢！你们要救救老百姓啊！”跟着村长的老百姓说。

“我就是李菁玉，你们说怎么办？”

“你老带来了这么多八路军，一扫帚把他们扫掉，好不好？”刘家庄村长恳求。

“咱们是来打日本的，总不能开枪先打中国人吧？”李菁玉说。

“刘磨头是打家劫舍的土匪，王文珍是接了日本委任状的汉奸，他们算不了中国人！”村长又说。

“你说得巧，可我不能那么办，这是政策！”李菁玉轻笑了一下。

贾忠义在一旁等着听李菁玉的回话呢。他心想：“人家的火都烧到房上了，看你救还是不救？”他捅了站在身旁的邢家湾党员小黑一下子，小声地怂动他：“该你说话了！这个火救不了，谁还听咱们的？”

小黑其实已经二十多岁了，因为长得矮，面皮又黑，人

们都叫他小黑。他外号小黑，心术并不小，遇事总是先舐嘴唇后说话，很有个掂量事情分寸的样子。小黑已经听明白了刘家庄发生的事情，根据他的判断：三五成群抓洋落的事，是刘磨头、王文珍部下常干的，估摸着到刘家庄去的人不会多；再说，他们也不会不知道身边已经驻了八路军，如果八路军在他们跟前一露面，一正压百邪，他们一定要散鸭子。小黑想定了之后开口了。

“菁玉同志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，可以；中国人要帮中国人救火，总该办吧？”

“你有什么高招？”

“依我看，对付那几个土匪毛子，既不要动用大兵，也不要放枪放炮，只要派出一班骑兵，围着刘家庄一转，把八路军的臂章一亮，把老红军的南方口音一喊，他们准像耗子似地溜了。下一步怎么办？咱们还可以再商量。”

“这一招准灵！”刘家庄村长伸了大拇指。

李菁玉真地这样办了，收到了小黑说的效果。小黑高兴了，贾忠义也高兴了。

“菁玉同志！你总算看清楚了吧？”贾忠义兴冲冲地对李菁玉说。

“看清楚什么呀？”直性的陈再道司令员问：“我还没看清，我估计菁玉啥也没看清！菁玉，是么？”

李菁玉果然一时未弄清贾忠义问话的含义，按着他的粗率性格，向贾忠义和小黑瞪了一下眼睛，说道：

“有话直说，别绕弯子！”

“小黑你说！”贾忠义推小黑。

小黑心里的话，在昨天晚上听了菁玉传达中央的统一战线指示后，已经说过了：“革命队伍要纯洁，不能让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。”他不相信那些“草头王”们能够团结改造过来，主张对他们用“扫帚政策”。小黑知道菁玉不会同意自己的意见，可又不能对党隐藏自己的见解。他连续地眨了几次眼，终于说话了。

“骑兵班这么一跑马，就把那伙刺头吓跑了。我跟你说过，这些人本来是臭虫，不掐死它，它只会咬人。跟好人可以统到一起，跟他们哪能统到一起？1935年，王文珍不知道割掉了我们多少同志的脑袋，劝狼不吃肉能办到么？”

“蒋介石杀咱们的人不是更多么？现在不是又跟咱们合作了么？”陈再道说。

“我看那是假的，被群众逼的；不定什么时候，还会反口咬人！”小黑不服。

“我们就是要发动群众，使蒋介石不敢再搞剿共内战。群众里坏人是极少数，连刘磨头、王文珍那些团伙里，多数人也是可以争取教育的好人。我们不能叫一只老鼠坏一锅汤，是对的；可我们也不能因有老鼠连汤也不做了哇！”

李菁玉讲了这篇大道理，并没有完全说服小黑和贾忠义。他俩只是觉得“胳膊扭不过大腿”，把自己的意见咽到肚子里去了。

屋子里暂时出现了沉寂。

“报告！”警卫员在屋外喊。

“进来！”陈司令员叫。

警卫员带进来一个穿着灰布军装，戴着青天白日帽花，

脚踩高筒皮靴的人。这个人挺胸立目，碰靴敬礼，傲慢之中故作谦逊，然后递出了名片：“抗日义勇军上校参谋，史汝南。”

“史先生！”陈再道、李菁玉迎接着：“请坐！”

“这位是陈司令员，这位是李政委！”警卫员介绍着。

“啊！司令，政委！久仰，久仰！敝军刘司令接到大札，对贵军劝谕双方停火，息事宁人，很是赞成。这是刘司令的回信，请过目！有何见教，鄙人恭候！”史汝南说。

陈再道、李菁玉给他讲了一遍团结抗战的大道理，史汝南俯首称赞，走了。随后，王文珍的秘书刘建三也送来一信，表示愿意双方停火，应付一阵走了。

小黑不等李菁玉问，抢着说道：

“菁玉！笑里藏刀，不能上当呀！”

“停火也不好么？”

“停火当然好，可他们绝不会一下子变成好人！”

“变了第一步，咱们再走下一步嘛！”

八路军派了代表劝说双方停火。刘磨头生怕八路军跟王文珍联手消灭他，应承得很好，并且马上退出巨鹿县境。王文珍也在停火之后，把部队撤进巨鹿城内。日本特务原已商定由王文珍牵头组织“巨鹿维持会”，八路军一来，眼看事情要落空，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了王文珍。

“维持会不干了么？”日本特务生气了。

王文珍不动声色地请他坐下，倒茶递烟，摆了摆袖子，微微一笑。

“还能不干么？您看我能跟共产党睡到一个床上去么？”

“这一点我完全相信。一个浑身上下沾满了共产党鲜血的人，不要说你不敢去上共产党的床，就是你甘心情愿去上床，人家也会把你蹬到地下的。这一点，我希望王先生要牢牢地记住。”特务把话顿了一下，阴冷地望着王文珍，问道：“现在，我想听一听你的打算。”

“我想投靠八路军！”王文珍死盯着特务的眼睛。

不但日本特务愣了，站在身边的秘书刘建三也愣了。他二人几乎是同时用了同样惊异的口气吐出了同样的字：

“团长！你这是……？”

王文珍平铺双手，轻轻一按，要他们镇定。他用力地吸了一口烟，长长地吐了一口烟气，自鸣得意地说道：

“文珍少读诗书，长承家训，虽不敢说经纶满腹，却也粗通世理。古人说：明者因时而变，智者随事而制。现在，八路大军压境，我们不能跟他们争锋，消耗实力。表面顺从一时，待机而变，才是上策。责实则效存，循名则功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把他们请进城来？”刘建三问。

“不，分庭抗礼则可，鸱鸢同巢则不可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我自有交待！”

陈再道：李菁玉以为跟王文珍谈得很好了，便决定于1938年1月25日逃巨鹿城。他们以为这是不成问题的。

下午三时，队伍到了巨鹿城西关，城门口迎出两行人群，不是穿军装的，尽是穿着长袍马褂的，有的白发苍苍，有的

胸飘长髯，一路打躬作揖地迎了上来。陈再道、李菁玉一阵子好笑，猛抬头看见了城头上刀枪林立，杀气腾腾。

“他们想干什么？”陈再道一挥手，止住了队伍。

“王文珍在耍把戏！”李菁玉说。

“他们要打么？”陈再道说。

“量他还不敢，我去看看。”

李菁玉赶到队前下马，穿着羔皮长袍的刘建三迎了上来。

“李先生！要带队进城么？”

“是呀！进城好商量抗日大事呀！”

“这，我明白。可是您知道，巨鹿是个小城，城里已住满了队伍，又加上一街两巷都住满了难民，贵军进城，实在无处安插。我跟绅商人等共商，想请贵军暂驻城外，至于粮草等项，我们负责筹办。”

没等李菁玉回话，乡绅商人等七嘴八舌跟着刘建三的口调，哄哄一阵。李菁玉脑子一转，想到：在这个阵势下，要是勉强入城，一则可能发生武装冲突，二则要给群众留下一个霸道的印象。他跟陈再道一商量，决定部队驻在城外。李菁玉进城去，继续跟王文珍商谈。

王文珍好象不大了解八路军中的“政委”是个什么样的职位，以为他无权决定可否，在李菁玉面前推三拖四，不谈正题，死死地要求跟陈再道司令员见面。李菁玉向陈再道报告了这个情况。

“他又在搞什么鬼？”陈再道说。

“他心中有鬼，你不开口，他就得不到定心丸。你得去一趟，不然，他是睡不着觉的！有文事者必有武备，去时，



要带一批武装进城，他是无法拒绝的。”

第二天，陈再道、李菁玉带了一部分骑兵进了城。

王文珍摆开了宴席，席上有保安团的官佐，也有绅商头面人物。刘建三代表王文珍再三道歉：“昨天不让贵军进城，实因有难处，请千万不要误会。”绅商们则交口称赞：调解成功，福民不浅。陈再道知道需要先给这些人发一道安民布告，在大家“请陈司令指示”时，他说话了。

“诸位先生，王团长！八路军东进纵队是奉命东来，是为破坏津浦铁路，破坏敌人后方补给线，打击敌人，配合台儿庄作战而来的。我们要在冀南地区发动群众，开展游击战争，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。凡是愿意抗日的，我们都欢迎，凡是勾结敌人破坏抗战的，都是我们的敌人……”

席上绅商们鼓了掌，王文珍也跟着有气无力地鼓了掌。陈再道知道王文珍怀里还揣着一只小鹿，因为他和大家都知道他跟共产党是仇家。绅商们有人望了王文珍，陈再道、李菁玉有意地瞟了王文珍一眼。当王文珍低头回避时，陈再道说：

“当然，有人会问，也有人会担心，对以前杀过共产党，手上沾满了人民鲜血的人，你共产党持什么态度呢？”座上的人们都竖起了耳朵：“很简单，八个字：回心抗日，既往不咎！”

席上一阵热烈的掌声，王文珍的血管红过了耳根子上头。

“有人可能不信，我可以补充一个有力的证明：有谁杀共产党比蒋介石杀得多？现在他抗日了，我们还不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？”

席上哄堂大笑。刘建三瞥了一眼王文珍，见他正咧着嘴